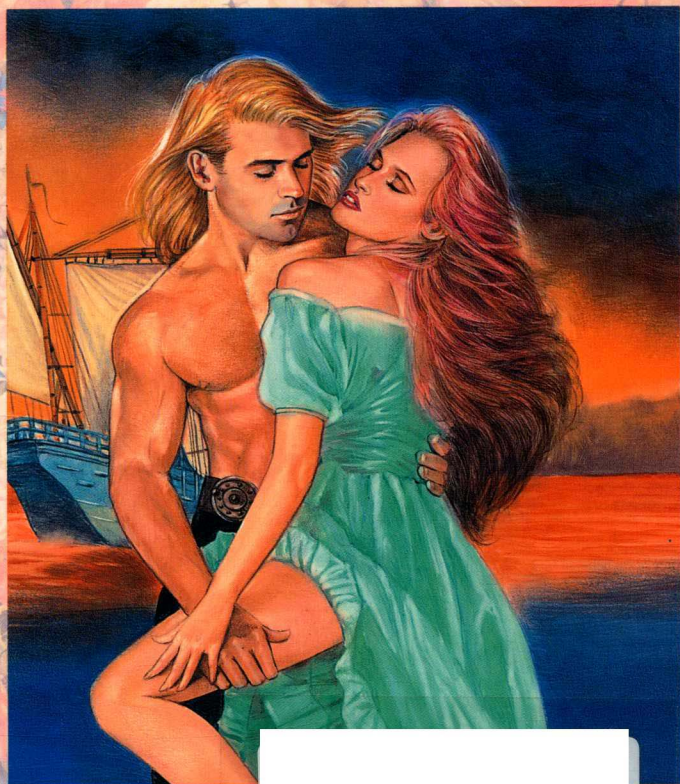


獵情遊戲

白蘭黛・嬌意絲◎原著

劉莎蘭◎譯



The
by Brenda Joyce



浪漫經典427



林白出

• 浪漫經典 427 •



獵情遊戲

The Game

原著者 Brenda Joyce

橋意絲

譯者 劉莎蘭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浪漫經典之 427

獵情遊戲

The Game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 1997 · 1 月

原 著：Brenda Joyce

譯 者：劉莎蘭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張育英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

發 行 人：林竺霓

發 行 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7765889-0

傳真：(02)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戶

地址：北市濟

定價：新台幣

初版：八十

國際書碼：ISBN957-812-272-1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 加冷布丁路# 06-00 新加坡 349320 郵區

Tel : 02-7472996 Fax: 02-7438636

• 浪漫經典 427 •



獵情遊戲

The Game

原著 ~~吳~~ Brenda Joyce

譯

劉芬蘭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原著書名 / **The Game**
by Brenda Joyce

Copyright © 1994, by Brenda Joyce Senior
Copyright © 1996,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von Books, U.S.A.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浪漫經典之 427

獵情遊戲

The Game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 1997 · 1 月

原 著：Brenda Joyce

譯 者：劉莎蘭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張育英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

發 行 人：林竺霓

發 行 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 7765889-0

傳真：(02) 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警字第823號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北市濟南路 311 號 2 樓 2F

定價：新台幣 200 元

初版：八十六年一月

國際書碼：ISBN957-8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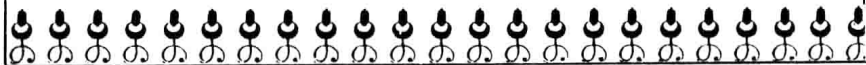
地址：60 加冷布丁路 # 06-00 新加坡 349320 郵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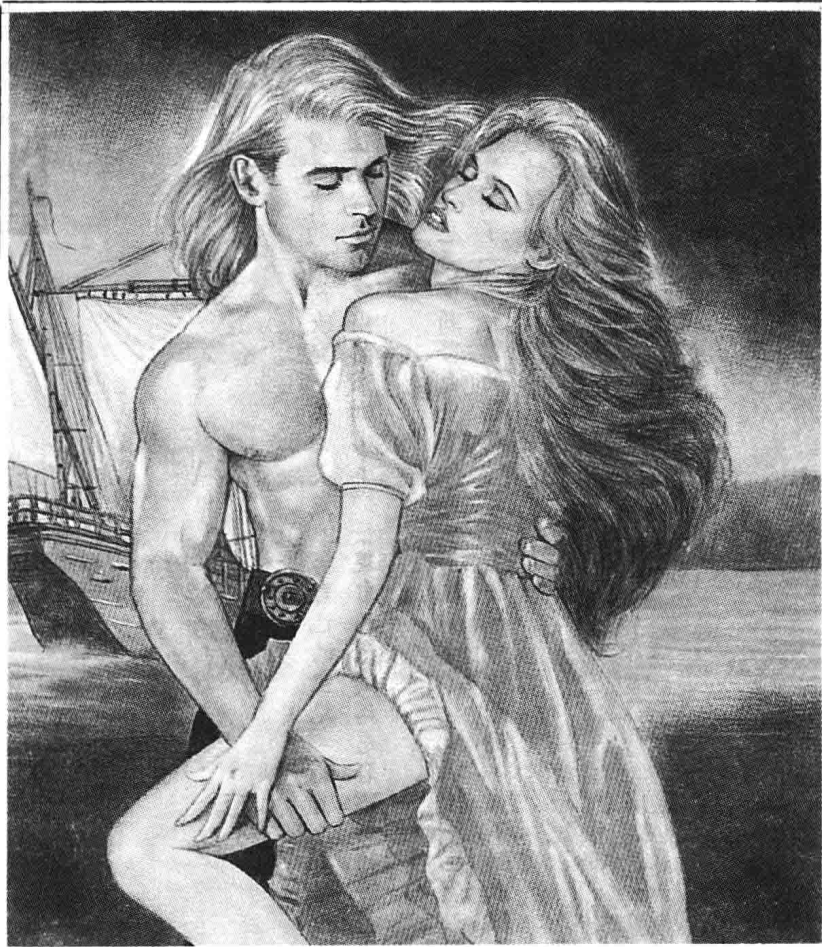
Tel : 02-7472996 Fax: 02-7438636



她是出身高貴的伯爵女兒，不但美麗且有自己的主見。她甫自法國的修道院出來，正要前往她心愛的愛爾蘭家鄉——卻發現自己已淪爲惡名昭彰的海盜「海之子」的俘虜！

海盜船長歐萊恩是伊莉莎白女王的寵臣，在擄獲了費凱琳後，他決心贏得美人心。爲此，他展開了一場大膽的賭局，冒著失去性命的危險，並不惜欺騙女王，打破了所有遊戲的規則……





序幕

一五六二年 白館

女王顯得緊張，二十餘名她最心愛的朝臣穿絲披錦，陪侍一旁。她等著歐尼爾。

她還很年輕，將近三十歲，統治英格蘭才四年之久，她直覺地知道她的諮政官是對的——愛爾蘭必須臣服於英格蘭。但這似乎是一項鉅大、無望的任務。愛爾蘭的領主野蠻不馴，他們彼此敵視，內戰不休，並仍然沈浸於古老的蓋爾傳統中。而歐尼爾是其中最糟的一個。

似乎這位野蠻的愛爾蘭酋長——她最難以馴服的敵人之一——終於屈服於英格蘭的女王了。女王是耀目的，據說她也相當地有吸引力。她的織錦禮服開成低低的方領，無數綢褶裹著她象牙般的肌膚。她的蓬裙上繡著幾千粒的小珍珠，一條鑲嵌著珍珠及紅寶石的金腰帶繫在窄窄的腰間，她的頭上掛著條紅寶石金項鍊，兩耳飾以紅寶石耳垂，心形的黑色絲料頭巾上繡著金線及珍珠。伊莉莎白也許只有三十歲，也許她對接見歐尼爾感到不安，但她的表情是威嚴的，她本人耀眼奪目，而且是個十足的女王。

她的朝臣全都穿得和她一樣華麗，五彩繽紛的上衣，墊肩、削邊袖、緊身褲及誇張的陽具袋，戴著長長的金項鍊及寶石戒指，他們是非常壯觀的行列。立在她身後方的是她最喜愛的諮政大

臣：她的表兄奧蒙伯爵布湯姆，國務卿席威廉爵士；以及列徹斯特伯爵杜洛勃。

朝臣開始竊竊低語。他來了！女王幾乎無法相信——歐尼爾終於臣服了。

不是歐尼爾，她在心裡更正，是泰倫伯爵。他將會臣服於她，接受英格蘭的頭銜，成為大英帝國的一份子。她在愛爾蘭的軍隊統帥亨利說服她接受歐尼爾的投降及寬容政策是唯一能讓這些野蠻人變文明的方法——強迫他們投降，再承認他們的土地所有權，頒給他們英格蘭的貴族頭銜，擁有英格蘭貴族的特權及責任。

覲見室中的所有人皆驚喘出聲。

伊莉莎白驚喘出聲。

歐尼爾出現了，他足足有六呎六吋高，非常地魁梧，他披著件飾著黑貂毛的披風，在身後翻飛，斗篷用某種蓋爾圖樣的胸針固定住，他在披風下只穿了一件粗糙及膝長的粗布黑色長衣，粗皮帶上鑲著金子，腰間別著一把大劍，一把看起來非常危險的愛爾蘭匕首在衣襟間閃亮。他的左肩扛著一把六呎長的斧頭。

跟在他後面是十二名幾乎和他一樣高大壯碩的大漢，他們穿著舊式的皮革盔甲，外罩狼皮，赤足。他們的肩上都扛著戰斧。

朝臣恐懼地往後退，伊莉莎白的手心發汗。如果歐尼爾真的像傳說一樣地惡名昭彰，今天覲見廳內的所有人都會死去。

室內傳出了一聲大吼，歐尼爾往前倒、躺平在伊莉莎白的腳下。

女王嚇了一跳。奧蒙伯爵及杜洛勃一起擋在她面前保護她，伸手似欲拔劍。而後伊莉莎白鬆

了口氣；無疑地她剛才看到的是某種古老、野蠻的臣服儀式。現在歐尼爾開始喃喃說著一些她聽不懂的話。他瘋了嗎？女王詢問地看向杜洛勃。

「他說的是蓋爾話，野蠻人一個，」杜洛勃道，血色回到了他古典的面容。「也許他打算用這番表演來蒙混我們，我清楚地知道他的英文說得很好，」杜洛勃苦笑。「他這番表演是想得到什麼？」

伊莉莎白一點也不知道歐尼爾古怪的行為涵義。她沒有回答，不確定該怎麼做。她一點也不明白這名高大的野蠻人說的話，她無助地看向奧蒙及席威廉。然而他們和她一樣不知所措，因為歐尼爾的行為一點也不合禮儀。

門口一個動靜吸引她的注意力，數十名歐尼爾的人跟在那群狼般的戰士進來後一直立在門口處。但現在一名年輕人離群而出，走向伊莉莎白。

他立在她面前，躺平在地上的歐尼爾旁邊。他幾乎和那名愛爾蘭酋長一樣地高，但他很年輕，大約只有十七歲，他的肩部肌肉結實，但還沒有長成成年人的寬濶。然而最震撼伊莉莎白的還是他的臉。濃密的金髮烘托著一張她所曾見過最美麗的臉龐，她的心跳加速。他似乎很眼熟。但當她迎上他冷灰色的眼睛時，不由得打了個寒顫。這是個什麼樣的男人呀？

他單膝跪下。「陛下，如果妳願意，我會翻譯歐尼爾的話。」

伊莉莎白回過神來。她挺直肩膀，傲慢地看著男子。「我相信你指的是泰倫伯爵。」

他冰冷的眼神注視著她，沒有開口。

開始了，她想著，血液興奮地加快。歐尼爾表現得臣服，但男孩的拒絕回答告訴她一場智慧

及意志的戰爭正要開始，然而竄過她脊椎的興奮與歐尼爾並沒有關聯，倒比較是和這位出色的年輕人有關。

「你先自我介紹吧。」

他站起來，鞠了個躬。「歐萊恩。」

伊莉莎白的心中快速地運轉。「不——不會是施瑪麗的兒子——不會是歐尼爾的兒子？」她在震驚下直呼歐尼爾這個蓋爾名字。

年輕男子的笑容是嘲弄的。「正是那一個。」

她銳利地倒抽了一口氣。她幾乎自萊恩出生後就認識他。十七年前，施瑪麗搭船旅行到愛爾蘭和她在那兒任職的丈夫會面。路上她的船被海盜攻擊了。歐尼爾強暴了她，並使她懷孕，她的丈夫施坦利爵士拒絕再接納她，並將她送回她在倫敦的娘家。亨利八世的最後一任王后凱薩琳同情她，收容她為她的侍女之一。伊莉莎白想起那個美麗的嬰孩，那名陰鬱寂寞的小男孩……

伊莉莎白強迫自己不去想過去。「你的父親認你、帶你離開倫敦是什麼時候？」

男孩再次閃現了那個嘲弄的笑容。「那是在七年前。」他放低了聲音，眼中的嚴霜逝去了。

「貝絲，妳近來怎樣？」（譯註：貝絲為伊莉莎白之小名）

她感到杜洛勃的身軀一僵，由眼角處看見他的手握住了劍。她輕碰他的手阻止他。

「小男孩已經長大成人了。」她柔聲道，語氣俏皮，但她的心跳漏了一拍。「而且長成了個無禮的男人。」

他再次鞠躬，面無表情，臉上再也沒有絲毫的暖意。

「翻譯吧！」她生氣地道，氣他、氣他那個殺人如麻的父親，也氣她自己。

「歐尼爾懇求你的原諒。」萊恩毫無感情地道。「他是巴那合法的婚生兒子，而馬修只是一名鎖匠的兒子，並娶了個叫艾莉的女人。他欺騙了大眾，馬修從來就沒有繼承權。但正義已經得到伸張，明顯地那塊土地只有一名合法的繼承人——歐尼爾。」

好一刻的沈默。伊莉莎白看著仍然躺在地上的歐尼爾，以及他無所畏懼的兒子。

「馬修是不是死了？」她問，儘管她早已知道答案。馬修已經被歐尼爾殺了。傳說歐尼爾的許多堂兄弟都神奇地意外死亡。傳說他囚禁了他可憐的父親巴那，爲了奪得歐家的土地，而傳說巴那現在也已經死了。

「是的。」歐尼爾的兒子道。他沒有提供解釋，眼裡也沒有閃過罪惡感。

歐尼爾突然站了起來，伊莉莎白沒有動，但她身邊的三個男人全都畏縮了一下。

伊莉莎白望著歐尼爾。她必須照她及她的諮政計劃好的赦免他。但現在她卻猶豫了。她要怎麼稱呼他？明顯地他拒絕英格蘭伯爵的頭銜，她也不確定她想要給他。他明顯地挑釁——而且明顯地危險。

但她依舊必須達成休戰的協議。

杜洛勃倚近她。「妳不能稱他歐尼爾，妳也不能侮辱他。」

伊莉莎白的下顎緊繃。

席威廉低語。「他也不會接受我們的頭銜——我們必須想出另一個較響亮的稱呼，他會認爲很了不起的稱呼。」

伊莉莎白看著立在她面前的這對父子——父親像熊一般壯碩，毛茸茸的，是野蠻人、強暴犯及惡名昭彰的殺人狂，兒子卻宛若希臘神話中的金髮美男子。歐尼爾咧開嘴笑著，眼裡閃著光，萊恩則木無表情。她注意到萊恩穿得和她父親一樣，穿著粗布長衣及斗篷，赤裸雙腳。她想起了當年那個小男孩總是穿著華麗的外套、緊身襪及皮靴，頭上的帽子還插著根紅色羽毛。一波憐憫的感情淹沒了她，而後他們的視線相遇，男孩的目光嘲弄。她趕走了心中可能有的任何一點同情心。無疑地現在他和他父親一樣是野蠻人了，他無疑地同樣地危險，並不能被憐憫。

席威廉低聲道：「稱呼他偉大的歐尼爾，我敢打賭他會喜歡的。」

「那不夠。」奧蒙沒好氣地道。「那和歐尼爾這個名字並沒有兩樣。歐尼爾的愛爾蘭意思就是偉大的贈與者。」

「那不重要。」杜洛勃反駁。「他人在這裡——他已經服從了女王，而且在女王面前伏倒在地了。」

伊莉莎白對歐尼爾微笑。「偉大的歐尼爾。」她低聲道，察覺到其他朝臣的驚訝及歐尼爾的喜悅。「身為聖派瑞克的親族及英格蘭女王的朋友，朕在此赦免你，歡迎你來倫敦，上帝祝福你。」

歐尼爾的笑容逸去了。他對歐家土地的繼承權並沒有被承認——而且每個人都知道。

酒店裡充滿了菸味及汗臭味，然而自從歐尼爾這群魁梧大漢呼嘯進入酒店後，其他的英格蘭人已經全都走光了。歐尼爾的人大杯飲酒，唱著一首又一首的愛爾蘭歌謠——有黃色的，也有戰

爭的歌謠——一面摸著每個經過的女侍的胸部。

萊恩獨自坐在角落，看著他們的喧鬧。他還在喝他的第一杯酒，而且沒有啜上幾口。他沒有唱歌，也沒有微笑。他的視線掃過室內那些擁擠的面容，一如以往地停在他父親身上，似乎他刻意找出他。

歐尼爾站著，舉杯大聲敬膽小如鼠的女王，他的話已接近叛逆，如果店老闆或女侍之一跑去報告了今天的事，尼爾可能會發現自己被丟入倫敦塔裡。他父親此刻的行爲只會惹來麻煩，但他的兒子並不在乎。他是歐尼爾強暴他母親後偶爾孕育的孩子，他們只是湊巧流著同樣的血。雖然七年前他認為歐尼爾像神一般無法被打倒，但他現在知道沒有人是神，而且像歐尼爾這樣生活在危險中的人只是自找死亡。在他的父親去見造物主的那天，萊恩知道他不會流淚，只會覺得鬆了口氣。

尼爾笑得色迷迷的，這已經是他今天的第十杯了。酒對他並沒有影響——沒有任何東西能有影響。他敬完了膽小如鼠的女王，他的大聲喝采。他伸手抓住了一名經過的女侍。女孩嚇了一跳，掉了手上的盤子，灑了所有的酒。尼爾立刻將她抱在膝上，一手箍住她的腰，另一手拉下她的衣服，捧起她的乳峯。他的人看見女侍裸露的肌膚，得意地笑了。

萊恩的身軀一僵。他似乎在心中看見了他美麗金髮的母親蒼白、苦澀的樣子。他最後一次看到她是在七年前，那時他十歲，被他從未謀面、也從不知情的父親強迫自他母親身邊帶走。他用開他母親的影子，面對他父親及那名女侍，希望她會像愛爾蘭女孩一樣熱切地歡迎尼爾。在愛爾蘭，尼爾是個大英雄。

但那名女侍看起來嚇壞了，她徒勞地扭動身軀，尼爾大笑，揉弄她的乳頭。女孩開始哭了起來。

萊恩站起來。他不怕他的父親——雖然他有權利怕的。但許多年前他就不再害怕了——那份害伯的心已經被打掉了。他推擠過他的族人，尼爾終於看見了他。他停止了撫弄女孩，眼裡閃著期待的光芒。女孩也看見了萊恩，她變得靜寂不動，眼睛睜得大大的。

「放開她。」萊恩道。

尼爾大笑，突兀地將女孩推離膝上，女孩摔了下來。尼爾站直身軀，女孩急忙逃走，萊恩緊繃身軀，準備應付那不可避免的結果。挑釁歐尼爾的人一定要付出血的代價，即使是他的兒子。尼爾揮動拳頭，萊恩擋住，但在這一拳的重擊下依舊跌步後退。他父親重達兩百四十磅，而且他魁梧的身軀沒有一絲贅肉。他們兩人都知道尼爾遠比萊恩強壯許多，但只有萊恩知道終有一天，情勢會變得對他有利的。他會確定那樣。

而且他期待著那一天。

萊恩失去了平衡，他父親的下一拳擊中了他的腹部，他痛得彎下腰來。但他沒有喊叫出聲。堅毅地忍受，疼痛早已被打進了他體內。另一擊正中他的下顎，他往後飛出，撞在一張桌子上，桌上的碗盤酒杯齊飛。他的嘴角滲出血。

尼爾矗立在他面前。「來呀，男孩，你應該還沒要夠吧！」他嘲弄道。「你還沒有嚐到挫敗的苦澀滋味吧？」

萊恩強迫自己站起來。「終有一天，」他低聲道。「我會殺了你。」